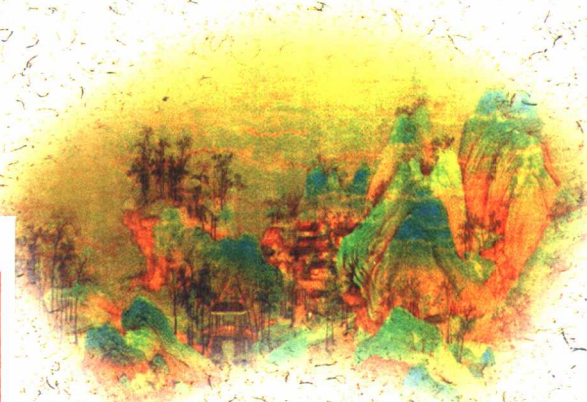


九州

车前子 著

明月前身



J267
105

78750

明月前身

车前子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月前身/车前子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7. 12
(九州方阵丛书)

ISBN 7-5063-1274-3

I. 明… II. 车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3050 号

明月前身

作者: 车前子

特邀编辑: 韩作荣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苑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9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—8000

版次: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274-3/I·1262

定价: 14.2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另一种散文

韩作荣

由于文化、闲适类期刊的蜂起，以及报纸的副刊、周末版、星期刊的争奇斗妍，散文、随笔竟是从未有过的繁盛。小说家、诗人、哲学家、教授、学者，乃至官员、企业家和诸多的文学爱好者，一时间似乎都成了散文家、专栏作家；宇宙洪荒、鸡虫寸草、人生百态、心灵呓语，纷纷诉诸笔端；其中虽多为随手翻翻的浅薄平庸之作，但也确有一些可读可诵、入脑入心的文字，不乏风骨疏逸、幽邃深远的佳什。

或许，尴尬的诗人、哲人在形而上的追寻之中备感孤寂、清冷，想回归世俗暖暖身子；也许，一意孤行的小说家也不再甘于纯文学的寂寞，忙中偷闲，时而加入文字的“狂欢”；于是，“可读的本文”与“可写的本文”，“读者的文学”与“作家的文学”这两种类型，竟同时出现在同一作家的笔下。

作家的这种写作状态，该与散文本身的特质有关。文学在其诗性的纯粹、高雅中，大抵是理智受到某种东西感动的结果；而在散文中，则是理智找到了它要观察的对象。这让我想到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妙喻：散文是走路，诗歌是跳舞。走路是有目的的，具有明显的功利性；而跳舞则没有跳舞之外的目的，其目的是指向自身，只不过是一种欢欣和愉快。这就难怪

有人将淡泊平实的境界视为散文的上品，或将诗喻为酒，将散文喻为饭了。

然而，事物总是在不断发生、变化着。即使是吃饭，也不仅仅是一碗饭的平实、一杯清茶的淡泊了，会有方便食品、快餐、家常便饭与盛宴之别。就饮料而言，酒的浓度在稀释，茶的恬淡也常常让位于咖啡的醇厚和浓郁，人类的饮食已呈多元的趋势；甚至跳舞，有时也混同于悠闲的散步。这让我想到文学体裁之间界限的丧失，一篇小说很可能被谈成散文，而一篇散文又成了不再分行排列的诗，而诗偏于叙述和理论的富于文采，又让人想到小说和散文。这便如同一次盛宴，说的是请客吃饭，却主要是饮酒与饮料，只吃一点儿饭甚至粒米未进；席间色、香、味俱全的菜肴也更为形式化，赏心悦目的食品雕刻，栩栩如生，更倾向于审美而非食用。

写这些，我只不过想说，散文是否应当从“粗茶淡饭”中走出来，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？我曾说过，散文最大的弱点是写得太像散文，一种模式化，起承转合，用一个比喻构成一篇文章，用人为的价值观念替代遮蔽事物的本质，用题材、内容替代结构、理解，散文只能走向僵化。在我看来，诸多的学者、诗人、小说家涉足散文，是散文的幸事。诚然，铺天盖地的散文、随笔呈混乱而无序状，且多有些不伦不类；但散文由此而注入新的艺术因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小说、诗、理论上颇有建树者，出手的散文也不同凡响。

言及此，我想这已涉及到散文文体的变化与新的生成。这种变化与生成是带有血缘性的，内在的，艺术观念性的。固然，有人称“散文无形，以清渺为佳”，这大抵是从外部去看散文，当然也窥视了从文字中透露的神态与气质；但这无疑仍旧是重外部世界的描绘、清晰的叙述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，平

面的、线型思维的艺术观念。从散文的外部形体，即文字排列方式看，散文并没有变化，它不像诗歌，从四言到五言，只增加一个字，却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。但从文言到白话，这种脱胎换骨，却从语言整体的肌质上呈现出来，它既是内在的，又是外在于形体的浑然一体，就像我们无法割一磅肉而丝毫不带血滴一样。而当下散文这种血缘式的变化与生成，结构与语言的形式意味，生命体验的深刻，感觉，象征，对生活的理解、洞悟与发现，这种艺术本质上的变异，有如乘坐电梯的楼舍，在哪一层都可以停留，与四合院式的宅院已是两种不同的构筑方式了。

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种散文，如本辑所收入的四位诗人的作品，它们与曾流行的抒情、叙事抑或议论性的散文相较，已有了或多或少的质的变化，但就语言方式来说，它们仍旧是散文，而不是小说和诗。其中，邹静之的散文较多吸收了五四以来散文的优秀传统，平和冲淡，娓娓道来，颇具情趣和意味。作家善于选择那些散文易于表现的事物落墨，在近于透明、直接的语言描述中，将生活的原生态，人的天性与心灵瞬间的轨迹化合为审美的文字，皆为不可多得的篇章。原野的作品多为随笔式的文字。读他的文章更多地让人想到眼睛和额头，那是理性的象征。但原野不是那种学者型的理性，或许是他生存于底层较久的缘故，其粗豪的语言里，是直面生活的犀利和对心灵的穿透力，有着洞察生活的敏感和智慧。车前子的散文则是文人散文。从琴棋书画到笔墨园林，更多的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透析和感悟；与旧时代文人不同的是，车前子对中国艺术的感悟与理解是现代式的，从他的洋洋洒洒的文字中，我们既看到古典的幽远深邃，又能体现现代人的感觉和透彻的审美意识。与前几位相比，庞培的作品更富于诗性，似乎他在用散文

的方式写诗。当然，他的诗性散文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性，而是感觉和情绪的捕捉与低调的喃喃自语，是自己和自己说话；其形而上的追寻，对生存的超越，颇耐人寻味。他的散文，或许离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更远一些。

编辑这样一套散文，只是想给散文领域增添一点儿新鲜的气息。尽管我相信这些散文的质量，对挑剔、苛刻的读者也无启示，但谁也不能说散文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。而对散文的自由与博大，这几本书如都能聊备一格，能放入书橱而不被随手丢弃，对编者，我想对作者，也已是极大的安慰了。
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

写于北京和平里北街寓所

目 录

另一种散文	韩作荣 1
明月前身	1
水 墨	7
一根线	13
古老花园	17
手艺的黄昏	23
节气与哮喘， 或农历中的梨	28
粗 枝（四则）	34
抽 烟	37
骑自行车的	39
家具中的生活	42
看 梅	45
书香·花香·肉香	47
筷子和《筷子的故事》	49
假想的大床	52
剥壳非为咬肉	55

被羽毛携带或

携带羽毛	57
开水淘饭	60
刻	65
常熟日记	68
藺	71
山 水	73
南方的大路	75
偶像之城	81
南社人物两题	86
一个地方一个人	91
找 人	93
书简两札	97
白色信筒	99
命题玫瑰	102
折鸟事件	104
春夏秋冬，四季条屏	106
诉苦的脸	112
女 人	115
彩 蝶	119
女人味：现实与理想	121
流水账	126
皮影的梦以及皮影本子	131
墨迹万岁	134
读八大山人的《临河序》	
想到王宠的《瞻眺诗》	138
不出汗	142

目 录

老年的艺术·····	144
夜雨飒飒读虚谷·····	146
看画小札·····	148
啊！噢！啊！·····	151
花窗影痕·····	155
米 粒·····	157
工作笔记选页·····	159
墨饭草集·····	165
上午所记·····	168
我的两首诗·····	170
最后是夜晚·····	172
自画像的片断与拼贴·····	174
诗 话·····	178
数声风笛离亭晚·····	179
和城市有缘， 与不朽无关·····	185
两个人的独语加在一起 就是场对话·····	188
严肃场所·····	190
瘦鹤病梅·····	199
生活的艺术·读菜谱·····	201
药·书·····	204
草说《石语》·····	206
扬州的月光·····	208
私人影集·····	210
藏书票与藏书章·····	212
苏州褐黄石砚·····	214

·明月前身·

旧 书·····	216
没有塔顶的塔·····	219
说“财”·····	221
说“玉”·····	223
吴文化·迷宫·····	225
有观众，没有演出·····	227
也叹金圣叹·····	229
变 化·····	232
三生花草·····	234
雨之集·····	236
伐竹·改诗·····	240
宋瓦杂抄·····	243
108 位古代诗人	
在圆顶歌剧院里·····	246
锦 鸡·····	252
乡下纸牌·····	257
年底的织布机·····	261
泥 巴·····	267
粮 食·····	272
后 园·····	276
点彩——代后记·····	280

明月前身

近来，蠢蠢欲动：似乎有一篇文章在灯火阑珊处约我。几次想抽身前往，却又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我总觉得火气未脱，像刚出窑的青花瓷瓶，需在泥里或水中埋浸多时。而经过这样处理的花瓶，插花的花期也会长些。于青花瓷瓶，日常中我只配置一种花，须在冬季：白色的山茶或朱色的山茶。或朴素如青衣，或幻华如花旦。幻华的境界，只能在春夜的酒后才能更好地体会。这时，人是微微醉的，月色在庭院的树梢上飞白，团坐的女子们拥出朵肥硕的牡丹。女子们照例都是可爱的。牡丹的美不在富贵，美在空洞。幻华、空洞过后，人才会笑咪咪地吃粥。

我觉得我要写的这一篇文章，已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。写作，实在是和今生无关的一种事业。与前世有约吧。行文至此，我返回到草稿的顶头，写下了“明月前身”四字，算作题目。有了题目，我大概知道些内容了。那些东西原是一册书，只是散乱了。这个题目也许能把它再线装一番。

我知道我要写的是苏州。

苏州。

但我还是不愿下笔，我在等一个梦：苏州搬到了一叶毛边

纸上。起码也要让人读这篇文章时，感到是在翻一本三、四十年前的杂志。纸页已脱尽火气，但也不是年老色衰。我特别欢喜旧纸，到手已不会哗哗作响，如粉粉的蝶翅，指尖和呼吸一触及就会消逝的。我可能永无这种才能把这一篇文章写成毛边纸或旧杂志，但我不能不怀旧。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怀旧的人，那会比没有新观念更枯燥乏味。但怀旧毕竟是不合时宜的。有时却合乎时尚。想到这里，我反而淡了怀旧的情绪，于是文章尽管还没有写出，就注定已是断断续续的了。

因为月亮只在星稀的晚上澄澈。

我就一个人去散步。那时，我住在通关坊，和父母亲一起。父亲的客人比较多，只要来客超过三位，我就出门散步：从通关坊到锦帆路再到穿心街，然后，从穿心街到锦帆路再回到通关坊。锦帆路的路名，和张季鹰有关。秋风起了，他顿起“莼鲈之思”，便锦帆张挂打道回府。潇洒如此，俨然高士。但我实在不喜欢“锦”这个字。衣锦还乡在张季鹰的心中，意思还是很浓的。吴人有两类：一类是做过官的高人，一类是有手艺的闲人。没有隐士。有人说吴文化是隐士的文化，那是不准确的。园林发达是发达，但也只不过是一个店铺而已。只是经营的花木、古董、字画和家具暂不出售罢了。其实也出售，向虚名买卖着更虚的氛围。还乡的官僚和精明的手艺人（诗人艺术家也属于此类）聚在一起，有钱有闲，自然就消费得起文化了。

薄如蝉翼的文化。

即便是现在的苏州，盛名的也是园林。苏州的园林，像杂色社会一般，有贫有富。富贵的是拙政园。正因为是拙政，所以就特别能敛财。而穷困的，在我感觉中则是沧浪亭了。一种艺术上的极少，趣味却并不寒酸。沧浪亭是苏州保存下来的最

古老的园林了，据说沿河一带黄石堆叠的假山，就是宋代的原作。平中见奇，很有点“以文为诗”的味道。我偏爱的只是它后面的天井，块石铺地，了无杂草，仿佛是平平仄仄的诗词格律，还没有被填上赋出词句。天井的四角，有四棵大树。我一棵也不认识。这四棵一样的树。在这个天井里，当没有其他游客，我颇觉理趣：禅不就是一个最不讲道理的道理吗？血液里的酒精度减弱了，具了禅茶之味。宋代的文化就是如此：一种中年型的文化。——而苏州好像到了宋代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。所以，苏州是既没有青年人，又没有老年人的。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中：激情的尾声，衰老的序曲。就像那方天井，安安静静的，没有激动，也没有伤感。无力纵情，就去养生，但欲望是不绝的。这种欲望，有时候会在几个人身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。

那些人，是畸形的怪才，像书法里的偏锋。唐伯虎，金圣叹，等等，等等。虽然锐利，毕竟浇薄。他们或许会品味生活、享受生命，但痛苦在他们身上，最后总会吵闹成一出喜剧。起码被人当喜剧看了。书法一字，偏锋是作不得顶天立地的一竖，只能偶尔成些短撇短横，像在论语之际，猛听到的咳嗽，使一本正经稍微放松罢了。中国文化中的怪才太多了，苏州更是代有传人。由于生在泽国，灵性自见，在洞彻红尘之后，却不能去做苦修的高僧（苏州就没出现高僧，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），往往是为精神上的嫖客，玩世不恭，笑闹人生。在苏州，所谓的文化精英无非就是这些精神上的嫖客。

别说荆轲，连一个精神上的刺客都找不到。

心田迷醉，狂生出虚妄的竹叶。竹叶落在了哪一个晚上！

已落得很厚。而你我竟一无所知，只是头顶上的黑暗突然稀薄（竹枝光光的），方若有所悟。哈哈，若有所悟。一抬头，

月亮也醉了。醉在你我的醉后，它饮了几斗酒呢？会醉者是滴酒不沾的，哪像你我俗物呀。那时，你已回家，我只得空守酒坛，像个小兵。你如果归来，归来吧，这里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——

在澄澈的月下，我想起莼菜了。张季鹰的莼菜。

莼菜的确好吃。纯粹。一般做汤。我曾吃过莼炒鱼脑，恶俗。自创过凉菜一道：莼拌银耳。稍嫌生硬，但也不失清味。清时有味是无能。屏息安神，调羹沉底，不动声色，小心翼翼。再吐故罢，复纳新后，往莼菜至上处把调羹轻浮，轻浮，轻浮，快欲问世出道时，更须养天地浩然正气在口腹。听得见宇宙浩荡，也听得见流言四伏，……这就行了，于是纲举目张，大胆一提，旁若无人，所向披靡，满满地莼菜呀就被收拾到调羹里。调羹捕莼，焉知鸟嘴在后，浅浅急急捞捞舀舀，往往擦肩而过。因为莼菜腻滑、幻华，思之容易，吃时难矣。

想想莼的吃法——吃莼、饮茶，都是工笔画一类的事，感觉琐屑无聊。有聊时故人不来，让我与谁对话：虚无，还是虚无？无聊，即没有说法，那么，只得自己的吃法了。

许多年前，我居住在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，深夜的时候，常常打开唯一的小窗，俯视着月光下的屋顶，仿佛置身于积霜的大地。凑巧顺风，我就能听到远处火车的驰声。

大铁桥隆隆地响起了。火车像一个全身着火的人——一扇又一扇灯火透亮的窗口——疾奔了过去。其实，火车是在那里转了个弯。

大片的黑暗，又从水稻田里升起。钢轨，划出了毫无节制的等号：

这边加上那边，等于寂静。

那边加上这边，等于寂静。

如此寂静，又遇明月，即使身处炎热的夏天，也会禁不住想起了梅花。梅花开的时候，我们都去赏梅。但我只记住了独自去的那一次。沿着太湖，我骑着自行车，——仿佛一枚唱针，总落不到唱片上去。女孩脸上的笑，是涟漪。而湖面上的涟漪，如一碗冷了的面条。梅花几乎没看到，人比梅花闹。梅花深处有座著名的寺院，也是苏州的名胜之一，为光福寺。寺院里也不寂静，因为是著名的。但不管是香火多么茂盛的寺院，既然为寺院，总有其寂静的韵律。更近落寞的色相。眼光循着那种韵律弥散开去，就遭遇到杏黄的宫墙。这个“宫”是“迷宫”之“宫”。杏黄的墙面，让我沉入无望的潭水。感到了冷是因为深了。

至深即清凉。

我看到了嵌在墙上的一块碑，不知谁人所书，上书“般若船”。

“般若”，佛语，智慧的意思。但我更愿把这三字，解释为“般”字造型“若”是“船”字。只差右下角那么一点，就与浩瀚的大水无缘了。永远此在，而不能去到那边。或者永远只得在那边，而没有此在。

“轰——隆隆！隆隆！”

我加上你，等于他。

你的手在我手中，宛如一柄石斧……

把黑暗砍成碎块，巨大的光束投射过来，在这巨大的光束下，我看到附近学校里的两个学生在接着吻。光束像一辆铲车把他们铲起，飞快地抛掷在寂静之中。杏黄的蝴蝶不见了，他踢着从车窗里扔下的罐头盒（这个想象中的我），一蹦一蹦地

离开加号，跳上毫无节制的等号，做出了一个保持平衡的姿势。

火车的光远比月光旺烈。

而月光如水。

意识到“般若”，即与“船”无缘。改乘火车吧。

于是，一个月明的晚上，我乘上火车，离开了苏州。这是个该与家人团圆的日子，我却与他们分别了。我曾无数次地离开过苏州——去去又回来——但这一次很难忘记，因为在火车上，我被扒去了钱包：我所能够自我放逐的本钱。但也就是在这一个月明的晚上，我把苏州之外的一切地方都看作了故乡。